

綱鑑易知錄

宋

李士

113
537
86



門 413
號 537
卷 36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七

大正十五年五月廿三日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真宗皇帝

綱丁巳天禧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目彭年敏給強
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
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

陳彭年號
九尾狐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七 宋真宗

王會知義不知異

人。綱三月以王會兼會靈觀使。會辭不受。目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會為會靈觀見上卷使。會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會曰。大臣宜傳同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會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綱夏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且固辭。以疾故也許之。綱秋七月。王旦罷。目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瘵。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

王且薦寇準

王且諫相王欽若

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且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綱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目帝久欲相欽若。王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且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且遲我十年作宰相。綱九月。王會罷。目會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朔譖之。會曾市賀皇后

王且識王曾

王曾偉度

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預也對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王且在告休假也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懼同懾音詹入聲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同感躡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綱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綱**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且卒

目且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

可惜張師德

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且以為如何且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且言之且曰且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

真宰相之言

王且不與劉承珪節度使

王且悔不諫天書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節度留後也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樹預藥也粥賜之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斂同殮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

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王且誠賢相王且所短君子不可不慎

靜軒周氏曰前書以王且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且既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職僅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何耶徇名責實也且碩德重望為帝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相也白璧微瑕其美珠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雷亦隨表賀此其所短耳故綱目特削其官止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則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寵曠然見於書法之間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書之妄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

綱 戊午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綱 彗星見五卷出北斗綱 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

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

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郡王。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

王友。未幾進封昇見上卷王。至是立為皇太子。綱冬

十二月張知白罷。知白與王欽若議論多相失遂罷知天雄軍

綱乙未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在陝西西安府城南夏

寇準以天書復相

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曰巡檢朱能

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未興軍。治西

安府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

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孫

爽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名用矣。

時欽若恩禮衰。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

禁書。能以術使六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

以準代相。準之始名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

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

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雲間張時泰曰。抑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又見。至六年十二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凡四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尚不可得。天何為常秉筆以示真宗耶。何上天之不憚煩也。今焉宋之君相。以天為愚物。而玩戲焉。其褻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

門生勸寇準

天書凡四見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一

宋真宗

五

寇公有愧於門生

丁謂拂寇準鬚

號為剛直而亦藉此以復進者其意以為真宗意向惟此而已其他不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恤人言銳意甘為而俯首聽命以就功名焉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為然哉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之不若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於益州而亦有愧於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由衷稜之剛耳何足貴哉

綱以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讎隙綱秋八月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千八百六十八人綱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

大赦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同舉為永制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夜麻見五五卷下帝以即位

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

諂平去二聲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靜也然矚諫其

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綱十

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綱庚申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綱瑋沉

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垂也熟知羌情每

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

向敏中大耐官職

懷之。綱二月。帝有疾。不視朝。綱三月。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發自咸平以來。宰臣

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自餘則止。書三公之

爵耳。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失。君

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雖書綱夏四月。有兩月並見

景靈宮使。而特具其爵如此。綱夏四月。有兩月並見

現西南。綱六月。寇準罷。自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

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開見十一。曰。皇太子

人所屬。祝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見二十七。

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

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

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

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

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

太子太傅。封萊今山東萊州府國公。綱秋七月。以李迪丁謂

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綱貶寇準知相州。綱曰。帝始

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

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

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

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

寇準以天書貶

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綱貶寇準為道州司馬。目時遣使捕朱能。能擁眾叛。未幾眾潰。會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

李文靖之言驗

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同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志。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 註音見上卷八。

綱九月。帝疾瘳。綱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目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會議二府。

中書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畱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

李迪斥丁謂

劉筠不草制
丁謂復畱

楊劉

見六一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乞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畱，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畱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名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今江南廬州府。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綱詔太子參議朝政，目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

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開。乘。空。間。處。言之。后深納焉。**綱**以馮拯同平章事。

綱辛酉。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綱**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見上卷。二五。**目**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臺上聲。誑也。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興疾至京。謂因言

丁謂給王欽若

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綱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目**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大妃。兩府。中書。樞密。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右。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

丁謂結雷允恭

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名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
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
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
時倚為重

王曾正色
立朝

雲間張氏曰胡氏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
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
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
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
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
若之姦邪為最以為相道之關於君德者如此
噫二公之論固為當矣然亦未能探其本也蓋
當真宗欲興妖妄之時其意以為相臣德高望

二公未能
探其本

王且功之
首罪之魁

綱夏四月賊寇準為雷州雷州府今廣東司戶參軍李迪為

衡州今湖廣團練副使日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

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見上卷遂誣以

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今山東初

居停主人
恐未免

丁謂改制
草

議竄逐主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評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視先帝違豫之初羅離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迫行或語去謂曰迫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救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見上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

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綱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目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子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驕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

謂唯唯。委。連。諾也。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

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奏請待命。謂此同允恭依

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

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遣王曾復

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

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

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

誅允恭等。任中正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

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

王曾獨對
劾丁謂

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洛陽并罷中正。出知鄆州。見上

綱秋七月朔日食。幾盡。綱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

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曾方嚴持重。

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

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

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

封泰祀汾。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

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

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

呂夷簡宰相

識姓名於屏風
書殿壁曰魯直

識至其姓名於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雲間張氏曰祁奚之薦祁午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與夫蒙正之舉夷簡皆所謂內舉不避親親
音祁奚見四七卷四謝安見三三卷二
者也
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外舉不棄內舉不失親謂舉其離解狐舉其子祁午也

綱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目**初女道士劉德妙

常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見十九卷繫德妙內鞠對

問之推窮罪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

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謂又作頌題曰混

寇準以蒸羊逆丁謂

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

參軍謂赴崖州道出雷州見上寇準使人以一蒸羊

逆迎也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

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候謂行遠乃已**綱**八月太

后同御承明殿聽政**綱**冬十月葬宋定陵在河南府鞏縣以

天書殉**綱**十一月錢惟演罷**目**初惟演見丁謂當國

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婚媾同寇準之斥惟演有力

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

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

準蔡齊訟寇

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去聲劉美。見上卷二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治陝西延安府鄜州使知河陽府。見上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誅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誅語去聲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見五五庭毀之。惟演始亟去。綱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綱給中兗州學田。目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今山東兗州府日

鞠誅欲毀白麻

孫奭請給兗州學田

孫奭拱立不講

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百畝為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綱帝初御經筵。目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名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竹矚視之甚也及容體不正。爽即拱立不講。帝為去聲竦然改聽。

仁宗皇帝 初名受益。更名禎。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歲而崩。帝之初立。母后臨朝。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以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恕。始終如一。然仁柔有餘。

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患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綱 癸亥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秋九月馮拯罷

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

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綱以王欽若同平

章事目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

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綱閏月

故相寇準卒于雷州目詔許歸葬西京

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苞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愼

王欽若獻百官敘進圖

所與致起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綱 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目初張詠知益州

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

質短日劑即今所謂合同周禮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之法一交一緡

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

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

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

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

三百緡為額

質劑

交子

日食不應

綱甲子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奉表稱賀發明見上綱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明之先宗即位之初首臨大學謁孔子乃所以知為國

特表而出之深美之爾綱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后平盧節度治山東青州府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

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綱乙丑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綱十一月

王欽若卒綱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

真姦邪也綱土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

珪同惡時人目為五鬼見上卷姦邪儉緘偽誠如聖

諭綱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

太后微時見上卷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

自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名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勳勞徒

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

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綱丙寅四年夏六月大水明發春秋桓元年書秋大水

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是時帝

德幼冲初無過咎而大水之應壞民廬舍壓死數百

人非道之微乎變不虛生信哉綱京師大雨平地水

春秋書大水

數尺壞怪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厝理和調之也周官燮理陰陽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綱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仁宗以私恩廢公義

發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公義廢私恩明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太后雖仁宗之母而仁宗乃太后之君夫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羣臣北面朝后然後受朝者乎仁宗雖全私恩亦廢公義豈

不深可惜哉綱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目殊從幸玉

清昭應宮見上卷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

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今江西南寧國府尋改應天見上卷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

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

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

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綱 夏五月

楚王元佐見六卷卒綱 秋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

目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

晏殊延范仲淹以教生徒

張知白喜不辱筆

罷諸土木營造。綱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

綱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目知白為相慎名器見四卷抑傲倖每以盛滿為戒。

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諡文節。綱三月以張士遜同

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綱夏五月趙德明使

趙元昊襲取甘州

其子元昊襲回鶻見五卷甘州取之。發夫李氏自繼

不恭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如之何浸淫至於

元昊僭號稱王肆意無憚矣故綱目因襲甘州之事其盛強之漸云。目元昊小字嵬危理性雄毅多大

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如圓面高準拙鼻也曉浮圖釋氏學

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

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今陝西行都司甘州衛遂

立為皇太子。綱秋八月水。

綱已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綱二月參知政事魯

宗道卒。目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

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

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

魯宗道諫立劉氏七廟

魚頭參政

幸慈孝寺。欲乘輦。見五二卷八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諍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見九卷二二也。卒諡簡肅。綱張士遜罷。目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綱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目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朔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

和鼓

復制舉諸科

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常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上聲唐開元天寶。俱玄宗年號時事以聞。帝然之。綱復制舉諸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罷制舉諸科目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見上卷十四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綱三月。給契丹流民田。目

以災變罷出首相

京師地震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俱見五六州間田。仍令所過戈給食。綱：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目：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今山東綱：秋八月，以陳堯佐、王曙樹參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冬十月，京師地震。綱：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目：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

范仲淹諫太后受朝

范仲淹請太后還政

東頭西頭

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通判。綱：庚午，八年秋九月，姜遵卒。以趙稹軫為樞密副使。目：時政出宮掖。掖宮旁舍稹厚結劉美見上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孔道輔使契丹

綱辛未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其母蕭
 耨斤治國事。綱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
 契丹。目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
 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
 王見四九為戲道輔卷十一艱李然怒徑出虜使主客者邀
 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去聲以禮
 文相接。今俳戲也優倡也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
 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
 世孫也。綱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目時太后專政。

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
 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見上卷二五

綱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綱真

宗宸妃李氏卒。目李氏杭州今浙江杭州府人實生帝太后

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

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

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戰也乃自順

容婦官名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

呂夷簡詩
厚喪李宸
妃

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名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開諫，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綱：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綱：宮中火。八延及殿詔羣臣

呂夷簡諫
羅崇勳

言闕失。綱：九月，復作受命寶。以舊寶為官所焚，故也。綱：冬十一

月。夏夏州見上王趙德明是歲封德明為夏王卒。子元昊嗣。

綱：癸酉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上。見于東北。目光芒長

二尺。司天言：含譽星卷二五八。見然觀者皆以為彗。綱

太后有事于太廟。目：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

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

冠，袞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

后尊號。綱：帝耕藉田。卷二十一目：命宰相張士遜撰謁

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

薛奎力諫
太后享太
廟

帝耕藉田

范仲淹請
掩太后小
故

世法。乃止撰藉田記。綱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皇后稱制十一年。至是后崩。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遵太后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貫裁抑僥倖。名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諫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

呂夷簡思
傾郭后

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綱夏四月。呂夷簡張者。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者。即張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閣文應。詞。見五八卷二八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綱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綱迪自太后

崩名還。見上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

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大

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蛤中

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樞。綱追尊

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廣仁宗待劉太后加厚左

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

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

寺祭告。易梓宮。見二二三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

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

呂夷簡先見之功

厚。綱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冬十月。張士遜揚崇

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求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

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綱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

綱復萊國公。諡忠愍。綱薛奎罷。綱奎以疾罷。踰年卒。

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吐聲。不食。家人笑

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爾。尤能知

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

卒如其言。綱詔宰相母得進用臺官。綱言者謂臺官

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怪宰相

薛奎仰慙俯愧

詔宰相母得進用臺官

廢皇后郭氏

呂夷簡主廢黜郭后之議

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綱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目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朔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升忿批手擊之也。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見二卷四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

孔道輔范仲淹等諫廢郭后

先救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五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去聲通道。輔扣還鑼也。門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去聲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

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蛤請對。

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見上一仲淹知睦州。浙

江嚴州府。祖德等罰金。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

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見上判官富弼言朝

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朝廷一舉而兩失

靜軒周氏曰：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聖二年書立皇后郭氏，至是已越十年，未聞其有失德，何為遽廢之耶？仁宗偏愛妾勝，疎斥正妻，又惑夷簡之譖而廢之，則於夫婦之道乖焉。嗚呼！宰相代天理物，獻可替否，君行不義，弗克匡救，豈可助之以行不義乎？書廢

置崇政殿說書

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禮為可知。如漢景廢皇后薄氏，義同道輔等身當言責，上言極諫，是蓋盡職而忠於所事者也。言而不聽，復致謫貶，果何謂哉！綱目備書之，不再貶而惡自見。

綱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目侍講學

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

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

帝多所質問。綱秋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見上綱八

月有星孛于張翼。目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

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綱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綱九月立曹氏為皇后。目

作邇英延
義二閣

孫沔盡職

后彬之孫女也。御史裏行孫沔免請終莊獻劉太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綱乙亥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目孫奭嘗上
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
於閣屏。無逸周書篇名見三卷六。綱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
務。目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籍同搢紳見
一卷。盡懷緘默乞少霽祭止也。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
知衡山縣。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
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

英宗

禁書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
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
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
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
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宮中獄名之幽曠以求
錫羨漢書圓靈錫羨謂天錫餘福延及後昆也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
昵銀入聲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今湖廣永州府酒務。綱二
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義廣重國本也。目宗實
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賓之孫江寧今江南江寧府節度使

綱益易口錄

卷六 宋仁宗

二八

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養也之。生四年矣。綱李迪罷。呂夷簡因事以傾迪，遂罷迪知亳州。綱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綱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綱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綱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意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名之，后辭曰：若再見名，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祝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

歐陽脩貽書責杜衍

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斂葬，而停諡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治廣東廣州府。死於道。綱詔錄五代及諸國後。綱御史臺辟壁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鐸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

范仲淹上
百官圖

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綱丙子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
 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脩于外。詔戒羣臣越職
 言事。曰：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
 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
 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
 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宋都也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
 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

論范仲淹四

尹洙疏救
范仲淹

余靖疏救
范仲淹

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
 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見十八卷四
 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
 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
 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集賢院校理余靖
 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
 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親政以
 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
 監筠州。今江西瑞州府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七

二十九

宋仁宗

歐陽脩貽書責高若訥

李絃王質飲餞范仲淹

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

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今湖廣武昌府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金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絃宏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去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仲淹字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平聲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都人相傳

寫粥同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縝軫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雲間張氏曰抑觀夷簡自執政以來無一可觀但能力主廢后排斥忠良而已嗚呼其立心造意如此誠有負於所薦者多矣

契丹初殿試進士

綱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綱十一月皇太后楊氏

崩諡曰綱李諮卒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

同知院事

綱丁丑四年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自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

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閒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

地震

蘇舜欽火變奏

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巖宗同知院事綱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定襄今山西太原府定襄縣并兵即代府今太原府代州忻州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以直史館葉清臣奏范仲淹等皆得近徙綱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曰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觀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日幹是日日西方罷今陛下春秋鼎也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

韓琦言事切而不迂

親也。三司計度鐸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欵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俳諧近習之織人。細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綱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目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朔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為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綱以

范仲淹服玉會

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巖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月。趙元昊稱帝于夏州。見上。綱十一月。沂夷。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公王曾卒。目贈侍中。諡文正。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書堯典。明明揚側陋。注明明上。謂明顯。言惟德是舉。下。謂已在顯位者。側陋。微賤之人也。不啻貴賤也。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王曾社稷

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覩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冷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

綱十二月京師地震綱以夏竦為涇原今陝西平涼府秦今陝西

西鞏昌鳳今陝西鳳縣安撫使范雍為鄜今陝西延安府鄜州

延即延州環今陝西慶陽府環縣慶即慶陽府安撫使經略夏州

綱已卯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募民入粟計

王德用以狀貌罷

書蓋所以譏宋之國窘耳然則綱五月罷王德用以有天下者可不節其財用乎

夏守贊賓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

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皙亦白也人皆

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始祖也且得士心不宜久

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家

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綱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綱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

綱以王巖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綱夏人寇保

松青保安之捷

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明發寇保安者元昊耳

是時西賊陸梁邊陲騷擾而狄青獨有保安之捷目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同

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水

綱

貌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治延安府保安縣鈐柑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見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今陝西鞏昌府命圖形以進。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七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八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仁宗皇帝

綱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

富弼遠識

韓琦薦范仲淹

魏公開氣所生

富弼請罷宴徹轍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綱元昊寇延州見上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雍知安州今湖廣德安府綱以夏守贊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指綱除越職言事之禁從富弼之請也綱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廣議者謂魏公開氣所生觀其綱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名知越州今浙江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

曹瑋遠識

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名仲淹知永興軍治陝西綱三月王醜陳執中張觀免目天聖仁宗即位年號中醜使河北道名治直過戈真定今直隸時曹瑋為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房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覘見上趙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醜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朔問邊事醜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醜始歎瑋之明識綱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

張方平上
平戎十策

永同知院事。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名夏守贊、王守忠、還。綱元昊陷塞門，諸砦同。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今西太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渭州而興州，今陝西原府。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渭州而興州，今陝西夏衛即夏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麟州今陝西元昊都也。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見五卷。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

大科得人

小范老子
不比大范
老子

知樞密院事。宋綬曰：大科得人矣。綱六月，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守贊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綱以范仲淹兼知延州。目延州。見上。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平敵衆寡，使更耕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廊。見上卷。城為軍，以河中府。今山西平同華州。今陝西西安。中下戶租稅就輸

任福白豹之捷

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小城也。斥度埃望。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綱九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潮宗慤參知政事。以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剪爲副使。綱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見上卷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元昊之寇三川。今延安府宜川。延川。洛川。三縣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在夏州界。平明克之。破四十族。

焚其積聚而還

种世衡城青澗

靜軒周氏曰。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爲捍禦。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師貞丈人吉無咎。韓琦有焉。師貞丈人吉無咎。易師卦象辭。言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鄜州今延安府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見上之粟。北可圖銀。見六十五夏州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

當十錢

韓范戰守
二策

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也碎石一畚本盛土器以世衡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今延安府青澗縣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綱冬十二月宋綬卒綱鑄當十錢助邊費也

綱辛巳慶歷元年春正月詔鄜延見上卷涇原見上卷兵討李元昊不果行范仲淹奏主招納韓琦意

靜軒周氏曰當時戰守二策迄無定論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為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況元昊入寇邊城陷沒

韓范之是非斷

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示削弱無補於事堂堂中國將多兵衆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併力攻之賊必破滅顧乃縱其猖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故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綱目明矣

綱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目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也而自行上聲邊綱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

于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州。自韓琦行邊至高平。

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元昊果遣衆寇渭州。今陝西華昌府薄。博。通也。懷

遠城。琦乃趨鎮戎軍。治鎮原縣。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

千人。命環慶見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

原見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

福將行。琦令福并兵自懷遠趨德勝砦。在平涼府靜寧州。至

羊牧隆城。在平涼府隆德縣。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

道近糧餉便度。鐸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

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

福 韓琦戒任

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

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敗走日北

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牒。今傳敵兵少。福等

頗易之。博。迫也。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在鎮原縣。觀英屯

籠給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

不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

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

何敵言夏人有些不多。詰乞且明且福與懌循好水

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

任福發銀
泥合
懸哨家鴿

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憚於道傍得數
銀泥合。同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
之。乃懸哨。哨。哨。哨。吹。哨。也。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
於是夏兵四合。憚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
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
老旗。憚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
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塹。去聲。相覆。壓。憚。肅。戰
死。敵分兵數千。斷短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
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

鮑老旗

仁宗有愧
唐憲

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鎗鏃中左頰。絕其喉而死。
子懷亮亦死之。英珪。傅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
觀以兵千餘保民垣。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奏
至。帝震悼為之肝幹。日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
檄。吸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
秦州。今鞏昌。府秦州。綱。三月。貶仲淹知耀州。仲淹志在招
以致曠日持久。邊備益疎。不為無過。故書貶而削其
官。然專任為難。任事不易。仁宗因浮言搖奪。疎斥忠
賢。則其愧唐憲專任。裴度以成目。元昊答仲淹書語
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八

宋仁宗

宋庠請斬
范仲淹

元昊輕侮
如此

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今陝西西綱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目時夏竦判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見上執中屯涇州。今平涼府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綱五月，宋庠鄭戩罷。皆與呂夷簡不合罷。綱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

分陝西為
四路

龐籍治延
州

密副使綱秋八月，元昊陷豐州。故城在陝西榆林衛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改竦判河中綱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汾。治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討使。目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俱見上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汾知渭州。見上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在延安府延長縣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主信築龍安

范仲淹治環慶

范仲淹築大順城

若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吳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會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上聲。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鐸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塞名在陝西。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

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

見上。金湯。城名在延

安府保安縣。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

佑年方冠。貫。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

仲淹任無失所向有功矣。

置義勇保捷軍

綱壬午二年春二月置義勇保捷軍。詔選河北見上

諸州強壯者為軍刺。威。手背為義勇字。各營於其

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

鳳。見上。路義勇為保捷軍。綱三月晁宗慤罷。綱契丹來

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且契丹主

耶律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見六三

以南十縣地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

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

其子且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弼

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

去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

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綱五月以大名府見上

北為北京契丹聲言南下呂夷簡請建都大名示

六月以正德用判定州今直隸真定府定州以

以大名府為北京

呂夷簡薦富弼報契丹

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

殊同平章事綱富弼還復如契丹曰弼至契丹見契

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去聲垂四十年一

且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今山西

代增塘水謂沿邊疏瀆水澤治城隍隍城下籍民兵將以何

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真宗之大德乎澶淵

州即澶之役見六六卷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

富弼說契丹主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入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五代台敬瑄欺天叛君，末帝李從珂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物。忍去聲。滿也。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提舉四方之數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

富弼却割地

始於何承矩。太宗淳化四年，何承矩為河北屯田事，制置使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治直隸永平府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見六三卷十二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

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名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出降。齋濟平聲送不過十萬緡民錢也。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

富弼却求婚

富弼啓祝國書

呂夷簡踵盧杞故智

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今直隸河間府獻縣。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辭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祝果不同。馳還都。以晡補平聲申時。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雲間張氏曰。昔盧杞之陷顏真卿。讀史者每為之太息。夷簡何為而踵其故智。邪。嗚呼。真卿死。

於希烈鄭公不屈於契丹事雖不同而忠義則同也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以排斥忠良今又欲陷鄭公君子原音盧杞見五情定罪不當置夷簡於盧杞之下註三卷二三

綱九月暨及也契丹平日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

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去聲我之辭當曰獻

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

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

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

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

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

富弼如獻納二字

二字以死拒

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

兵突厥見四卷十六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為太

宗所擒見四卷十一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畱增幣誓書而使

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

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

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

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河名在直隸保定府新城縣宋

與契丹分界處自是通好如故

雲間張氏曰鄭公之使契丹其忠義之言溢於簡冊至今讀之令人慨慕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鄭公有焉乃若夷簡之於鄭公將以死之適以生之將以毀之適以譽之噫九原可作蓋當起夷簡而愧之

綱元昊寇鎮戎軍見上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

死元昊遂大掠渭州見同綱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

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目初翰

王堯臣薦韓范

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

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見上及葛懷

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乃復置陝西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見同之事置府涇州見上益

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

撫使以文彥博帥秦州滕宗諒帥慶州張亢帥渭州

秦慶渭俱見上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

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

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

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

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

犯邊境邊人為去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寒心破膽之謠

○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綱徵處士孫復

為國子監直講。目復晉州今山西平陽府平陽人舉進士不

第退居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

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

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

之綱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目弼始受命使契

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

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

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

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

富弼不顧家富弼不發家書

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綱癸未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自稱男邦泥定國元卒上書父

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元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可汗見五卷七綱二月立四

門學綱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目先

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

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

謂髡吝。髡鬚上日髡下日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

和殿名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元子與以前夷

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

立四門學

仁宗剪髡賜呂夷簡

言路開而正人得

得泰之初九

國大事。綱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綱名夏竦為樞密使。綱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發仁宗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為右正明言則言路開而正人得矣。觀脩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廣太易泰之初九。拔茅茹以揭而書之。意有在矣。義其彙征吉。蓋言君子同類而進則吉也。今以衆君子而音泰之初九。見任言責其得泰之初九者乎。註六五卷八。目增置諫官。以脩等為之。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

歐陽脩朋黨論

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人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滄滄。詩小雅小旻篇。滄滄。訛注。滄滄。不便。脩慮善人必相和也。訛訛相詆也。訛音紫。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見上卷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退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

歐陽脩何處得來

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綱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名還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綱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目初名竦。諫官

王拱辰引

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中書樞密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居衣後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今河南鳳陽府亳州竦至。亭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今山西太原府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

良醫不得
盡術

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
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
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
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
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
有和扁見五九二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
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夷簡罷
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
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

石介作慶
曆聖德詩

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
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易拔茅茹
見六五卷
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
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怪事也綱自正月不雨至
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太乙見十
三卷十六是日雨綱呂夷
簡罷綱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
黜忠良廢直道以姑息見六四
卷十二為安以避謗為智柔
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

孫沔劾呂
夷簡

宋仁宗

元規藥石之言
蔡襄劾呂夷簡

范仲淹上十事

漢成帝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唐玄宗朝姦相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孫沔字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中書樞密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綱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目帝方銳意太平數朔問仲淹以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

歐陽脩請立按察之法

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採用之。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契丹仲淹主西事元昊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綱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九月任中師罷。綱冬十月以張益溫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目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

一筆句之
一家哭何
如一路哭
河北兩赤
雪

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盩之等首被茲選盩之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王素淮南治江南揚州府沈邈莫京東東京開封施昌言河東治山西太原府李絢京西西京洛陽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句鉤之弼曰一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綱十二月河北兩赤去聲河東地震

趙師民諫
罷進講

趙師民獻
勸講箴

綱甲申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目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綱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目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朔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

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劾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見二十四卷二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頁士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

立學選教
授
科舉新法

作太學講
孔子

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見四八二五墨同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綱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自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手至地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江今

綱鑑易知錄

卷六

宋仁宗

二

胡瑗立經義治事二齋

南揚州人胡瑗院為湖州今浙江湖州府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靜軒周氏曰善治天下者莫大乎育賢才而崇先哲仁宗自二月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才之道著是月作太學講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為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豈不從可見哉

夏竦使女奴陰習石介書

綱元昊復遣使來上表綱六月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目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視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見十三卷三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語聲也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見四十九上聞帝

大封宗室

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

請行見上邊綱秋七月大封宗室時祖宗之後未有

議封秦王延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

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諤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

從照為安國公同時綱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封王公者凡十人綱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

得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通判綱許公呂夷簡卒綱諡文靖

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

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

獨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

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

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朔為言者所詆而帝

眷倚不衰

呂夷簡慮患補過

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而戰天下之公議音收之桑榆見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註二十卷六

綱九月晏殊罷綱殊剛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

為世推重綱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

杜衍封還
內降

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目]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閣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去聲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綱]冬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綱]契丹以雲州今山西大同府為西京。[綱]十二月，[目]元昊為夏國主。元昊帝其國中自若 [綱]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目]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

契丹西京

王益柔席
上傲歌

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俱去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壻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魚賓。集賢院名，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

一舉網盡

大事何限俱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今湖廣安陸縣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秘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今山東兗州府仲淹知邠州今陝西西邠州弼知鄆州今兗州府鄆城縣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仁宗自壞萬里長城

雲間張氏曰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豈惟當時之罕及亦後世之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一聽讒人而遽罷二公耶況乎二公無罪可徵特指其與杜祁公為朋比而去之耳意若仁宗者可謂自壞其萬里長城者也其不智孰甚焉
綱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音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今江蘇揚州府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

羣邪益忌脩。因傳致脩罪。左遷知滁。除州。今江南

知慶州。今陝西尹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

尹洙振起古文

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

脩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

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綱罷科舉新法。目范

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

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

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及詔前

得象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所更令。悉罷之。綱夏五月。章得象罷。

綱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

度為樞密副使。綱冬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目

滁州。見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

夏竦報石介

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

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充

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

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

復監虔州。今江西贛州府。稅介子孫羈。管他州。

綱丙戌六年。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

政事

綱丁亥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

育免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綱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

密使目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脩

竦前在關中即西安府見上七未與軍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

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綱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

訥為樞密副使綱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目帝出

禱雨於太乙宮見上十八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

雨大決綱冬十一月貝州見六二卒王則據城反以

明鎬為河北安撫使綱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諡文定

綱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

副之閏月執王則檻見五五送京師誅之以彥博同

平章事綱夏元昊卒目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

藏氏所生也養於母族訛龐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

國政諡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

太后綱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目帝幸龍圖天章

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

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

給筆札即
坐對詔
陳執中不
學少文

張方平夜半條對

祥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中書樞密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乞旦明日也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綱夏四月册諒祚為夏國主。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餼啖淡也。餌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分也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册

宋襄陳餘之仁義

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雲間張氏曰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果何益於人國也哉於時即當與師問罪則夏國立可郡縣矣不此之務而乃為煦煦音宋襄見煦子子之事此議者所以深惜之也。韓文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

文彥博薦明鑄

綱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鑄參知政事。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朔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鑄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用。大用帝遂以代度。綱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

何郊劾夏

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日殿中侍御史何郊談論
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
方坐便殿。趣促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
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綱六月。明鑄
卒。綱河北京東俱見上大水。綱冬十月。以美人張氏
為貴妃。

富弼始終
勞謙

綱已丑。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綱二月。彗星。見五
三。見綱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明發
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
受。今救荒歉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仁人之量。君子

富鄭公青
州救荒

之心乎。後之頗竊寸功。矜已誇人者。豈不音勞謙有
為富弼之罪人哉。直書不受深音之也。註功勞而
能謙也。易謙卦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
州。今山東青州府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
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
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就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
給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去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
人持酒肉飯糗。糗。乾飯也。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
力。山林陂澤卑。澤。障曰陂。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
者為大家俗作塚葬之。日叢家及麥大熟。民各以遠

叢家

綱蓋身印錄

卷六八 宋仁宗

二七

聚民食粥

幸後苑觀刈麥

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寺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籍或待哺。步數日不得粥而亡。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綱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去加拜禮部侍郎。彌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綱帝幸後苑觀刈麥。目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毀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綱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目帝以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

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

後昌朝以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

名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

頓首謝。綱秋八月，陳執中罷。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綱以宋庠

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

副使。目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

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

身不為也。綱汰諸路兵。綱九月，廣源州今安南國諒山府廣源州

蠻儂智高反。寇邕州。今廣西南寧府綱罷武舉。

綱目卷之八十一

綱目庚寅二年秋九月大享天地于明堂明堂乃宮非享祭之所蓋郊祀之禮國典攸存而大享天地於明堂此何禮也凡祭祀常禮則不書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綱目冬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目時張貴

唐介等諫除張堯佐

如寵冠貫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整等力爭諍之中丞王舉正又開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綱閏月詔太子中舍致

胡瑗定雅樂

仕胡瑗定雅樂

綱目辛卯三年春三月宋庠免以劉沆沆上聲參知政事

草木之異焉足尚

綱目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目知無為軍治江南廬州府無為

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綱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

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目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

唐介獨抗言唐介劾文彥博

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府日造開金奇錦緣闈侍通宮掖掖宮旁舍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綱目卷六十八 宋仁宗 三一

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
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
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
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
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
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今廣東肇慶府陽春縣別駕王舉正
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今廣東韶州府英德縣
而罷彥博知許州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

唐介直聲聞天下

密州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

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

能辨綱夏竦卒人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

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

綱壬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公范

仲淹卒目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

有恩邠見上慶見上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

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范仲淹宋朝人物第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以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
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
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
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即世豈天未欲
平治天下歟

綱儂智高陷邕今南寧橫今南寧諸州遂圍廣州今廣

州東廣府府詔鈴推韓陳曙等發兵討之綱以狄青為樞密

尹洙薦狄青

范仲淹授狄青左氏

春秋

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
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
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
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

狄青面涅

十餘年而顯貴面涅面刺字以青涅之猶存帝嘗敕青傳敷

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

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畱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

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今陝西召拜副使臺諫王舉

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綱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今廣

西平樂府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綱以狄青為荆湖

宜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綱智高寇擾日甚帝以為

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見上桂今廣西節度使帝將受

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

狄青討儂智高

梁適諫納儂智高

龐籍詩專
任狄青

不問可知
為瑗弟子

孫胡查淳
未盡

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治廣諸軍皆受青節度。綱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目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廣孫復胡瑗為世通儒。至於論見義不合而常相避者。要亦查淳之

狄青兵法

未盡也。人之全者。豈得多見哉。綱儂智高陷賓州。今廣西柳州府賓州。復入于邕。綱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行示。目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會於崑崙關。在廣西南寧府城東。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名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視也。驚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狄青平廣南

綱癸巳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日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見上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眞去夕次崑崙關黎明見五十三卷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促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初青請於帝以蕃從左右翼擊之縱宗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

狄青不敢誣朝廷

級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在南寧府城西南口入大理今雲南大理府遲明猶黎也青按兵入城斂屍築京觀貫積尸封土其年收晉尸以為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名青沔還朝後二年靖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

綱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史。
賞平廣南功也綱以孫抃便為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
 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
 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
 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
 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促令視事。未幾
 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
 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唐韋澳廉靜寡慾不肯見今
 豈薦識面臺官邪。綱秋七月。龐籍罷。八月。以陳執

呈身御史

識面臺官

中梁適同平章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十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564